

在世界各地游览,我最喜欢逛的就是博物馆。与巴黎卢浮宫、台北故宫、佛罗伦萨乌菲兹、马德里普拉多这些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比起来,位于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的“劳工工博物馆”,就像烂漫春天草原角落里一朵无名的小花,小小的,默默无闻。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,也没有昂贵的藏品。简陋的建筑,里面所陈列的,只是一一些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,它们陈旧、廉价,它们跟我们印象中的博物馆殿堂是那样的格格不入。如果这些物品出现在我们家里,我们也许会在大扫除的时候将它们扔掉。只要我们不是“博物馆”里遇见它们,我们都不会有兴趣多看它们一眼。

也就是这样一座由旧工厂改建而成的民间博物馆,在南国初秋艳丽的天空下,普通朴实得就像一个木讷的工人。我走近了它,靠近了它,迈入它阴凉的室内。我着实被它感动到了。它低矮的屋顶,它敦厚的地面,它简陋的陈设,它里面一件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件……我仿佛看见了一些隐秘在时间深

李冲,是北魏王朝的一位重臣,曾因设立“三长制”、参与南迁、多次建言献策,得到朝廷的重用,孝文帝时官至尚书左仆射,封清渊县侯,去世后追赠司空,谥号文穆。《魏书》记载说,李冲年轻时就深沉高雅有大气度,执掌朝政大权后,勤奋努力,孜孜不倦,逝世的时候孝文帝下诏说:李冲生性坚贞温和,以德义修身。职位升到尚书省之首,掌管出纳王命,忠诚恭敬,柔顺聪明,仁慈恭敬,守信施恩,团结民心。孝文帝最后说,李冲是国家的贤臣,朝廷的表率。

不过,这个国家贤臣朝廷表率暴怒致死很值得今人警戒。《魏书·李冲列传》记载说,他年龄四十多岁,鬓发已经斑白,但体貌健美,没有衰老的迹象。他善于交友,乐于荐举人才,依靠他任用晋升的人很多,深受朝野称道。

孤单卑微没有靠山,李彪入京后,冲着李冲喜好人才,倾心敬仰依附他。李冲看中了李彪的才华,接纳了他,并多次向孝文帝推荐,公事和私事都让李彪参与。后来李彪任中尉兼尚书,受到孝文帝知遇。时间一长,皇帝宠幸,李彪遇李冲再也不点头哈腰了,只有公开场合略表敬意而已。李冲因此很记恨他。后来孝文帝南征,李冲与吏部尚书、任城王元澄借口拘禁了李彪。上奏他的罪状李冲亲自书写,语辞非常激烈。孝文帝看了他的奏表,感叹了很久,说:李彪可以说太不检点,仆射的行为也太过分了。李冲听不进孝文帝的劝说,时常愤怒咆哮,多次瞪着李彪的过,动不动就扼腕叫骂,圆瞪眼睛大呼,说李彪是小人,几次摔坏几案。没几天精神失常,思维紊乱,言语错乱。医生不能治疗,认为是肝脏破裂,十多天后就去世了,年仅四十九岁。

读罢这个故事,情不自禁,有言在喉。首先,为国荐才,勿求有报啊。不能因为是自己举荐的,就要让人家依附于你,视作家人。不管李彪是不是小人,自己举荐给皇上,全应由皇上把握。人家不恭敬自己,就心生怨恨,甚至欲置人于死地,实在有违荐才的初衷。不过,现实社会中也不乏李冲啊。

其次,位高权重,一发

处的脸,它们漾着灿烂的笑容,希望和梦想在这些脸上绽放,就像花朵一样。我还仿佛看到一些脸,在拥挤的人群中,带着些许疲惫,也带着一丝恐慌和茫然。我还仿佛看到一些面孔,是挂着晶莹的泪水的。它们是欢乐的星星,是青春的钻石,也是梦醒时分蒸发于阳光之下的晨露。我还仿佛听到了一些声音:颤抖的嗓音在向双亲道别,霓虹灯下的私语,与酣声相伴的磁带录音机里委婉的流行歌曲,以及带着各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,它们汇集成海,拍打着深圳这块神奇土地的坚实海岸,发出了比潮音更有力量的声响。

“劳工工博物馆”所在的老厂房,是深圳第一家“来料加工”、“来件装配”、“来样加工”和“补偿贸易”的“三来一补”工厂。这也是全中国的第一家。深圳无疑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前哨和重镇,深圳由宝安县发展成为今天国际化大都市的大戏,就是从这家小小的工厂开始的。它就

李冲的故事

洪水

手摸皮上软毛,自语:柔和些,柔和些,以制怒。儿时听这个故事权当笑话,现在想想,位高权重的人是该背上背块虎皮。

其三,暴怒伤身,当以李冲为戒。当年林则徐火烧了鸦片,英舰舰队到了天津,道光皇帝吓破了胆,连忙下圣旨,飞马送到广州,革林则徐的职,押林则徐到京听候惩办。林则徐接旨,沉着应对出尔反尔的道光帝,整理行李,独让夫人把墙上挂的“制怒”横幅带上。哭成泪

人的夫人说,比这贵重的东西都不要了,带它干什么?林则徐说,它比什么都宝贵。我为朝廷办事数十年,时时都记着它,如今老了,还要靠它养身呢!林则徐很懂得制怒养身的道理。他说这个

横幅是自己当官时遵父赐书写的,性子急躁,遇事不顺心,便易发怒;发怒了,肝火就旺;肝火旺,既坏事,又伤身。我看老年人得中风,十有八九是肝火旺的缘故。这次进京,定会受到重惩,我一定要带上这“制怒”的横幅。

李冲如果也有林则徐这个横幅,时时提醒自己,绝不可能一怒而殒。怒有四害——于个人形象有害,很失态;于人际关系有害,很伤人;于事情处理有害,很坏事;于个人身体有害,很伤身。怒伤肝,轻者气逆不下,积血薄厥,重者面留凶相,气绝呕血。

劝世人学学林则徐以李冲为戒!

清晨,长宁区天原公园鸟语花香,松鼠跳跃,在西南角上,伴随着音乐节拍,只见四十余人的队伍,时而“鸿雁飞空”,时而“仙鹤揉膝”,时而“凤凰旋窝”,时而“双龙戏水”,有位站在最前面的白发老伯,正教大伙“导引养生操(亦称功)”呢。他身板硬朗,姿势流畅,那鹰击亮翅式、白猿缩身式、卧虎扑食式……意念导引,刚中有柔,动中含静,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。

他叫宋志坚,80岁。宋老

师在家附近的几处公园、学校、社区,不为名,不为利,为广大中老年健身爱好者免费指导。

我60岁那

健康

动人的博物馆

荆歌

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鲜明标志。思想的解放、伟大的创造和腾飞,随着北京的一声哨响,就从这里出发。

我一直都认为,改革开放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件大事,它是中华民族真正强大和复兴的起点。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。当然也就没有了令世界瞩目和让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深圳。深圳的开放,是中国开放的一个标志;深圳的发展,是中国发展的缩影。历史会记录下我们的改革开放,深圳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诗篇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劳工工博物馆”虽小,它却有着最重要和深刻的意义。它记录了希望,记录了汗水,记录了青春的绽放和生命的瑰丽,记录了时代的汹涌大潮和每一朵精彩的浪花,记录了创造的力量,记录了奇迹。

这个小小博物馆里的

怒,是要地动山摇的。这不由得我想起战国时期的西门豹,他为了制怒,身背一块虎皮,遇事急躁时,时常

手摸皮上软毛,自语:柔和些,柔和些,以制怒。儿时听这个故事权当笑话,现在想想,位高权重的人是该背上背块虎皮。

其三,暴怒伤身,当以李冲为戒。当年林则徐火烧了鸦片,英舰舰队到了天津,道光皇帝吓破了胆,连忙下圣旨,飞马送到广州,革林则徐的职,押林则徐到京听候惩办。林则徐接旨,沉着应对出尔反尔的道光帝,整理行李,独让夫人把墙上挂的“制怒”横幅带上。哭成泪

人的夫人说,比这贵重的东西都不要了,带它干什么?林则徐说,它比什么都宝贵。我为朝廷办事数十年,时时都记着它,如今老了,还要靠它养身呢!林则徐很懂得制怒养身的道理。他说这个

横幅是自己当官时遵父赐书写的,性子急躁,遇事不顺心,便易发怒;发怒了,肝火就旺;肝火旺,既坏事,又伤身。我看老年人得中风,十有八九是肝火旺的缘故。这次进京,定会受到重惩,我一定要带上这“制怒”的横幅。

李冲如果也有林则徐这个横幅,时时提醒自己,绝不可能一怒而殒。怒有四害——于个人形象有害,很失态;于人际关系有害,很伤人;于事情处理有害,很坏事;于个人身体有害,很伤身。怒伤肝,轻者气逆不下,积血薄厥,重者面留凶相,气绝呕血。

劝世人学学林则徐以李冲为戒!

清晨,长宁区天原公园鸟语花香,松鼠跳跃,在西南角上,伴随着音乐节拍,只见四十余人的队伍,时而“鸿雁飞空”,时而“仙鹤揉膝”,时而“凤凰旋窝”,时而“双龙戏水”,有位站在最前面的白发老伯,正教大伙“导引养生操(亦称功)”呢。他身板硬朗,姿势流畅,那鹰击亮翅式、白猿缩身式、卧虎扑食式……意念导引,刚中有柔,动中含静,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。

他叫宋志坚,80岁。宋老

师在家附近的几处公园、学校、社区,不为名,不为利,为广大中老年健身爱好者免费指导。

我60岁那

每一件物品,都让我感到亲切并为之感动。一张张车票和船票,曾经承载了一份份梦想,从天南海

北,像鸟儿一样飞到这火热的南国。在陌生的他乡,在工地、车间和各个劳动岗位,它们没有被丢弃,而是被小心地珍藏起来。这上面有他们手心里激动忐忑的汗渍,有他们青春的体香,也有着他们与家乡亲人彼此的思念。各种各样发黄发皱的工作证,上面的照片已经褪色,却定格了他们青春的容颜。他们的脸上,没有太多的表情,显得多少有些紧张和呆板。然而我们却不难猜测到,在这样的面容之下,藏着一些什么。一只表面玻璃已经破碎的闹钟,我仿佛听到它依然响着咔嚓咔嚓的脚步,它曾经在寂静的午夜,与心跳和脉搏同步。它仿佛突然响起了闹铃,将我的遐想惊醒。一只小小的收音机,它曾经在谁的枕边流淌出柔美的音乐,安抚着白天辛苦劳累的身体和夜晚思乡的心?还有一本本《打工文学作品》,我真想把它们从展柜里取出来,读一读上面也许稚嫩却一定感人的文字。

这真是一个特别有创意和用心的博物馆。一座坚强有力的手的雕塑,占据了展览的中心。这是一只粗糙的大手,这手,代表了劳动,代表了创造,代表了将深圳和整个中国推向现代化的力量。这是一只打工者的手,一只深圳之手,也是中国之手。

这个博物馆小小的,却是丰富的,立体的,有血有肉有温度的。这里有梦想,有希望,有足迹,有汗水,有欢笑,有人性的色彩和深度。在一块名为“南腔北调”的巨大电子屏上,有着令人震撼的中国地图。这是一幅特别有意思的地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

1925年7月29日,鲁迅致许广平:“天只管下雨,绣花衫不知如何?放晴的时候,赶紧晒一晒罢,干切干切!”

柔情

小易